

## 《汪氏兵學三書》

### 敘

#### 濟-袁昶敘

兵，陰事也。體鈐鍵于禮家，而其用涵揉于道家，何以明之？五禮惟〈軍禮篇〉亡矣，而田穉荻等所輯之《軍禮司馬法》百五十五篇今缺佚大半。兵者，逆取順守，所以毒天下之不庭，全軍保民為上，無取禽彌草蕪也。

唐虞之世有理官、無政官，兵統於刑。小刑則用刀鋸，肆諸市朝；大刑乃用甲兵，陳諸原野。古制禮律之目皆三千條，出乎禮則入乎刑。兵乃國家濟變非常之大刑，不得已而用之者也。禮者，所以肅萬物之情氣，致百度之清明，舉一切宮廟朝陛野外軍中之極於衽席刀匕之間物，為之節文，以章人倫，以固人肌膚之會、筋骸之束。樂由天作，禮以地制。樂由陽出，禮自陰作。樂象春雷出地，禮象天澤異位。禮樂所以消戾於未然之前，兵刑所以除讎於已然之後。其禁民為非則一也。古者禩禘祭蠶繫乎軍禮，饒歌鼓吹厲乎軍樂。軍禮入乎至陰之肅肅，軍樂出乎至陽之赫赫。肅肅者，誓乎九地之下；赫赫者，震乎九天之上。故曰：兵之體源於禮也。

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慈儉讓為不戰詘人之具，而善於乘欸以窪弊，沖下為善勝，侯察萬物之並作，而觀其復，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，偏將軍居左，上將軍居右。兵者，不祥之器，聖人不得已而用之。故抗兵相加，愛者常勝。擊斂其才力心思，損之而獲益，危之而致安。守如處女，出如出脫兔，靜若山寒，動若雷震；絕利一源，用師十倍；天地積陰積陽之道，妙用在善浸。惟善浸者，故能善勝；善詘者，故能善伸。蓋常沖虛儉嗇以嚴凝，蟹閉為事不示人以利器，人亦莫能測之。常預計眾小不勝之分數，以成一大勝之分數。敵人開戶，專斷閭外，強力忍詬，久奮乃通。常先萬物之氣而制之，用凶事而哀益之，故曰：兵之用推衍於道家老子氏也。

敬謀無壘，敬事無壘，敬軍無壘，敬吏無壘，敬眾無壘，敬敵無壘，此之謂五無壘。〈武王踐阼篇〉太公述古丹書之詞曰：「敬勝吉，義勝從。」又申微之曰：「怠勝滅，欲勝凶。」禮家之精意也。葛侯作「六

忍、七懼、五戒、八務」，取哀者勝矣。益之用凶事之義。李藥師，審機料敵，務出萬全，常避敵朝氣，擊其惰歸，以靜制動，以整攻瑕，為多算勝少算，申論兵法，注意東伍，晚師止足，善藏其用，皆是物也。後世事變百出，損

益連弩，發石之車易而為《車銃圖說》。孫子五火篇易而為《火攻擊要》、《砲準心法》。「城堞、樓櫓、渠答之憑」，易而為建礮築臺銳角三角堡塙地營之法。「彭排拒櫓、武剛偏箱之車」，易而為滾牌滾被之術。後世之兵器、兵法愈出而愈新矣。然其精微之意，則有亙古不變者存。

凡五兵之用長以衛短，短以救長。古者，圍用弓矢，守用戈矛，助圍守則皆用戈戟。今曾、胡諸帥，定楚軍營制，每營五百人為五隊。頭隊劈山砲、二隊抬鎗、三隊刀矛、四隊鳥鎗、五隊刀矛，前隊退卻，則後隊斫之。近日淮粵新軍參用德國陸操、英國海軍之法，有砲隊、步隊、馬隊、工程隊，疏密相間。西例隨營有醫官、槍匠、獸醫等項章程，視古法為密法，不同而以長衛短、以短救長之理，則同非必刻舟求劍，以師古法，亦豈毀規擿矩，謂古法可盡廢哉！

至胡文忠用兵，仿戚南塘東伍之法，講求勇力技擊，嘗歎曰：「兵以用火器而強，亦恐以恃火器而反弱。」又居軍中，時時戒飭諸將，每以習勞苦、犯寒暑、滌惰晦之暮氣、拭嚴冷之朝氣為用，尤為習知利病者哉！

汪先生仲伊，盱衡時變，采輯群書，既撰述〈逸軍禮〉三篇以原朔，又取太公望、葛侯、李藥師三家之佚文而蒐補討論之，以為《兵學三書》。是三家者，率主於「兵權謀、兵陰陽」而近日太西兵法，則主「兵技巧、兵形勢」。技巧家則今日機器製造槍砲準法之學之椎輪也，形勢家則日測地繪圖東伍布陳之學之嚆矢也。

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，師古人之法而神明其意。是三家皆古書之僅存者，其圖學久已亡佚。一若不可施於今，而其精微常存。蒐軍禮於千一，挾賞老之指歸，不廢江河萬古者，要自有在夫。（〈藝文志·兵書略〉：《孫子》圖四卷，《楚兵法》圖四卷，《孫軫》圖三卷，《王孫》圖五卷，《魏公子》圖十卷，《黃帝》圖三卷，《風后》圖二卷，《別成子望軍氣》、《鮑子》、《伍胥》皆有圖，是古兵法非圖不明，圖亡而說僅存，此古人之意所以不可傳也。）

孔子曰：「我戰則克，祭則受福。」先克已而後克敵，禁勝於身則令於民道。千乘之國使治其賦，先足食而後足兵，而示民以大信，則貫澈乎兵食之始終。足食者，制田賦以三十年之通計國用也；足兵者，伐五金之材而課治氏桃氏函人矢人使治之。又用《周禮》之制，督邱甸出甲士車牛，以供軍旅也。此非兵之體源於禮乎？曰：「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。」此非道家善戒無跡之作用乎？此則仲伊輯錄三家兵之微指也夫。（曾、胡諸公以綠營不可用，勅募勇，營而經費無出，乃從權奏設釐金局，不取之民而取之商，以為養勇之費，斂財務蓄，用財欲泰，此知所先務也。史稱墨子之長，以善守禦為節用，括之，非善強本節用，致家給人足之道者，惡能善守禦哉！顏習齋論兵事曰：「吾以六字安天下：人皆兵、官皆將。」此《周禮》六軍之制，我清朝入關時，八旗制度亦用之，今德國兵制亦然矣。通古今者，盍觀其會通焉！）

光緒乙未冬十一月芳郭里人袁昶敘

## 答汪仲伊山長書

濟-袁昶書

仲伊先生同年執事來教，語重未敢擔薦，搗損尤非所克當，至論兵學源流，精微朗暢，若打真理，先得我心，謹輒就尊，指引而申之，幸垂誨察。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？曰：「吾尊尊而親親。」太公曰：「後世強弱矣！」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？曰：「吾舉賢而上功。」周公曰：「後世必有篡殺之臣。」兵家祖太公，《陰符》《六弢》，管仲治齊用之，此道家之言兵也。周公制夏官司馬，伍兩卒旅師軍之法，三時務農，一時講武，此儒家之言兵也。操術各異，不可強合，所從來遠矣！

周之制兵，出於田賦，以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，奇正互用，絲牽繩聯，數有畸零，其用法繁而曲。管仲三分其國以為三軍，三軍三萬人，公將其一，高國各將其一，陣皆徹行無有壅蔽，其用法簡而直。且管氏之制作內政而寄軍令，稍變古法，使士與士處，農與農處，工與工處，商與商處，各居其所，各習其業，不相雜廁，朝夕蹠事，不見異物而遷焉！農之子恆為農，工商之子恆為工商，是三民者，皆不從戎役，出財力將禾絹質鹽鐵、角技巧、輸征權以供軍食者也。軍士之子恆為軍，士是有三便焉！士卒服習，將得兵心，志識將意，一也。器械銛利，以時磨淬，乘障守險，先據地勢，敵不得以猝攻，二也。演練精熟，不役以他事，乃能齊勇怯、壹眾志，巧者不過習者之門，較之驅農為兵，利鈍相百，三也。如是，然後可以制勝於天下。

是故，兵農合則以兼營而弱，雖三代之成法不必是；兵農分則以專肄而強，雖列國之變法不必非。商君祖之，使農戰各修其本務，以之強秦，古今異宜，厲兵於農之制，後世不復用之，勢使然也。法繁而曲，利於守成器，而收效常遲；法簡而直，利於取天下，而見功常捷。黃帝、老子、太公、管仲，皆言兵之祖；而《七略》皆列之「道家」，蓋備陽施陰，譬之用駭，握奇遁甲之數，方略具焉。

儒家則出於古司徒之官，佐世主、宰兆人、明教化，漸學於《六經》之中，揮持於仁義之際，必積累而後成。行一不義，雖得天下不為；甯亡其國，而不肯失人心。憲章祖述，折衷於周公、孔子。誠萬世所以久安長治之常道，至於取天下之術，或不盡出於是也。孟子稱制挺，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；荀卿與臨武君議兵，事皆儒家之言兵也。

兵者，門之學。孫、吳、鞅、蠡、張良、晁錯以下，據勢為資，因時立業，相機乃動，不主故常，則莫不出入穀穀於道家、法家矣！後世英主，每陰用堯商之術以取天下，而陽祖周孔儒術為收拾人心之計。然其參差假借之跡，又焉得而深諱乎！儒家與平之梁肉，道、法、兵家拯亂之藥石。藥石不可以養主，梁肉豈通變之略哉！若專任藥石而無梁肉以善其後，則是逆取不知順守，要亦任偏同弊者矣。

六藝之目：禮樂，所以涵養吾心之仁；六書九數，所以開拓吾心之智；三射五御，所以練習吾身之勇。尊論謂樂亦厲有兵學，十三舞勺、成童舞象、二十而冠舞，大夏皆武舞也。古人二十以前無不習武事者，故儒者多強壯，不怯弱，可與治軍。然則學樂不僅平釋矜躁，資養仁之具；兼可調和血氣，為養勇之方。誠洞見先王制作之精意哉！

大禹、墨翟皆務強本節用，〈備城門〉諸篇兵法略具矣！昌黎言孔子必用墨子，存乎用世，以尚儉立國，實當今對症之良藥也！即無志用世，而以晏嬰、墨翟之道治其身，尤處季世，損以遠害之善術也。此皆尊論所及，故輒復引申發明之。

足下泊然浮榮之外，以不仕成其學術。此最平生所心折，某性便樗茂，本無剗割之用，年運而往，尤招辱殆之媒，每誦王仲淹，云吾不仕，故成學不雜，學故明夫善棄者，乃能善取，處不隨則志不章，身不抑則名不揚，使我紆金紫，致令僕不如木食[石閒]飲，蕭然隨几而坐進此道，胸中用舍得失之分數，蓋思之爛熟矣！審迷途其未遠，庶來者之可追乎！冀挾去疣贅，杜門炳燭從先生遊於寬閒寂寞之野，以修學為治其天職。先生其亦許之否乎？親頓首。